

函京賦詳釋

譚國齋印



屈原賦詳釋

譚安國著

海洋出版社

屈原賦詳釋

譚安國著

海洋出版社出版（北京市復興門大街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国防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32 印张： 5.875 字数： 132 千字
1990年7月第一版 1990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4000册

*

ISBN 7-5027-0866-9/G·364
¥：2.80元

前　　言

我在上大学时，曾选修过《楚辞》，对其中某些名篇，极感兴趣。

“楚辞”，是屈原在《国风》和楚民歌的基础上所创作的一种“骚体诗”。嗣后宋玉仿效其诗体，著有《九辨》等篇。后人称之为“楚辞”（司马迁、班固称之为赋，刘勰称之为骚）。“楚辞”之名，始见于西汉（见《汉书·朱买臣传》和《王褒传》）。所谓“楚辞”，就是宋人黄伯思所说的：“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谓之‘楚辞’。若些、只、羌、谇、蹇、纷、侘傺者，楚语也。悲壮顿挫，或韵或否者，楚声也。沅、湘、江、澧、修门、夏首者，楚地也。兰、茝、荃、药、蕙、若、蘋、蘅者，楚物也。他皆率若此，故以楚名之。”（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引）这就精辟地阐明了“楚辞”的涵义和地方特色。汉代武、宣之际，所谓“楚辞”，只限于屈、宋等楚人的作品。至成帝时，刘向领校秘书，始附加贾谊、东方朔、严忌、王褒等人的作品于其中，统名之曰《楚辞》。

屈原是“楚辞”的创始人，其成就最高。我基于对屈原高尚品德的崇敬及对其作品的酷爱，离开中大后，曾为屈原作品作过注释。其底稿收藏于书筐中多年，未及付梓。不幸在十年动乱中，底稿散佚。数年所费的心血，尽付东流，蔚为痛心。一九八五年元月，我辞去中国科大任教古典文学的职务，又着手搜集有关参考资料，重新为之作注，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始告完成，命名为《屈原赋详释》。其中字词句的注

释，广泛采取了古今研究《楚辞》诸名家的正确意见，并旁采了《诗经》、《尚书》、《左传》、《史记》及《说文解字》、《尔雅》等书中某些有关的解释。注释以两句或四、六、八句为一组，先释词义，然后将每组诗句用现代汉语译成散文，使读者一目了然。全篇注释后，再扼要地分析其内容，把全篇贯穿起来，这样就脉络清楚，条理井然。最后用精炼的语言，概括全篇的主题思想，使读者阅后有一个简明的概念。但由于参考资料缺乏，兼之笔者对屈原作品特别是《离骚》博大精深的内容钻研不深，对作者的思想感情，也体会不够，所以言不中肯、牵强附会之处，在所难免。希海内明达，不吝指教；更希海洋出版社的编辑同志赐予郢正！

谭安国

一九八八年五月于中国科大

目 录

屈原介绍	(1)
离骚	(7)
九歌	(62)
东皇太一	(63)
云中君	(66)
湘君	(69)
湘夫人	(75)
大司命	(81)
少司命	(85)
东君	(88)
河伯	(93)
山鬼	(96)
国殇	(101)
礼魂	(106)
九章	(108)
惜诵	(109)
涉江	(119)
哀郢	(126)
抽思	(136)
怀沙	(145)
思美人	(154)
惜往日	(161)
桔颂	(170)

附录：

笔者歌颂、惋惜屈原的诗歌七首

- | | |
|----------------|---------|
| 读《离骚》 | (174) |
| 玉笥山五咏 | (177) |
| 暮过汨罗江吊屈原 | (179) |

屈原介绍

屈原，名平，字原，大约于公元前三四〇年（楚宣王三十年）出生于楚国一个贵族家庭。他是帝高阳颛顼的“苗裔”，与楚王同姓。春秋时，楚武王熊通有子名瑕，受封于屈邑，子孙因以屈为氏，从屈瑕传至屈平，一共经历了九代（即屈瑕——屈重——屈完——屈荡——屈到——屈建——屈生——屈伯庸——屈平九代）。他的高祖父屈到、曾祖父屈建，都曾做过莫敖。莫敖是楚国特有的官职，其职位次于令尹。他的祖父屈生父亲屈伯庸，是否做过官，无法考证。战国时期，屈家最著名的人物，有屈匄（gài盖），曾任楚国大将。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怀王十七年，楚与秦战于丹阳，秦大败楚军，虏其大将屈匄。还有一个，就是屈原。他由于“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曾为楚怀王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史记·屈原列传》）

屈原所处的时代，正是齐、楚、韩、魏、燕、赵、秦“七雄”互相征战频繁的战国中期。“七雄”之中，以秦为最强，它野心勃勃，总想吞灭六国；楚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但自怀王十七年以后，屡为秦所败，国势渐由盛转衰；齐国田和传三代到齐威王，进行改革，国力强盛，打败魏国，开始称王，此后长期与秦东西对峙；其馀韩、赵、魏、燕四国都曾强盛一时，但在秦国的不断攻击下，便逐渐衰弱下去，不敢与秦抗衡。

屈原为左徒时，根据国内和国际的情况，在外交政策方

面主张联齐抗秦；在内政方面，他希望怀王以夏禹、商汤、周文武为榜样，而自己以贤臣彭咸为典范，辅佐楚王实行“美政”，奋发图强。他所谓“美政”，也就是他的政治理想。其主要内容，包括下列四方面：

一是为政以德。屈原曾规谏怀王“抚壮弃秽”、修德任贤，治理国政。意思就是要他“为政以德”。屈原在《离骚》中，举了夏启、后羿、寒浞、夏桀、后辛（即商纣）等国君不以德治国，或则纵情享乐，不问国事，招致武观的叛乱；或则“淫游以佚畋”，忘掉自身的安危，“厥首创夫颠陨”；或则骄奢淫逸，暴虐无道，结果身死国亡。同时也以三代开国的圣君为例，说明他们畏天敬贤，所采取的政治道路和措施，没有丝毫差错，故国家能长治久安。然后得出一个结论：天老爷没有偏私，观看万民之中，谁有德行，就给谁以辅助（这就是《周书》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意思）。只有具备美好品德的人（如夏禹、商汤、周文武等），才能统治天下。有哪个不义的人可以信任，有哪个不善的人可以选用呢？（原文见《离骚》第五段）屈原在这里充分发挥了孔子所谓“为政以德”的意旨。

二是以民为本。屈原虽没有象孟子一样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民本主张，但人民在他的脑海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屈原平生忠君爱国，主张实行“美政”，其终极目的就是要使国家富强，人民能安居乐业。基于这种思想，屈原特别关心人民的疾苦。他说：“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你看，屈原对人民的感情是多么深厚、真挚！他看到人民多灾多难，悲伤得涕泪纵横。他把人民当作自己的骨肉，人民的灾难就是他自己的灾

难。这种“民胞物与”的思想，非贤哲的屈原怎能具有？在他被谗见疏之后，当忧伤、苦闷到了极点的时候，他“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尤：同‘疣’，病痛、苦难）以自镇”。

（《抽思》）这两句就是说：我本想不顾一切远走高飞，但看到人民的苦难，又强自镇定下来。他为什么又强自镇定下来？因为他这时以为怀王还会把他召回朝廷任职，为国家效力，为人民解除苦难，所以他又强自镇定下来，静候诏命。在郢都沦陷后，他以悲愤的心情写下了名篇《哀郢》。开头便以犀利的文笔，指责昏君顷襄王说：“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这里“皇天之不纯命”，是双关语，表面上是指皇天失其常道，实际上是指责顷襄王失其常道，导致郢都的陷落，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由此可见，屈原处处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忧人民之所忧，他与人民是骨肉相连的。

三是举贤授能。屈原认为明君贤臣是治平的先决条件。他说：“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离骚》）意思是说：昔日夏禹王、商汤王、周文王三位贤明的君主品德纯美，萃集了众多的贤臣。他们“举贤授能”，“既遵道而得路”（《离骚》），所以国治而天下平。他又说：“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文王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离骚》）他以傅说之遇武丁、吕望之遇文王、宁戚之遇齐桓为例，说明出身微贱的人，只要贤能，明君就可以提拔他，任以国事。屈原还认为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除得到君王的信任外，还得培养大批贤能的人才，和衷共济，以竟其功。他在《离骚》中说：“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其中兰、蕙、留夷、揭车、杜衡、芳

芷，都是芳草，用以比喻人才。“滋兰九畹”、“树蕙万亩”、“畦留夷与揭车”、“杂杜衡与芳芷”，可见他当年培养人才之众，花费心血之多。但是，后来这许许多多的人，也都随俗浮沉，蜕化变质了，这使他感到万分痛心。

四是实行法治。屈原曾经规谏楚怀王：“何不把握住这壮盛之年，抛弃秽恶的行径，改革不合理的法令制度？”（原文见《离骚》）法度，是治国的准绳。所以他说：“乘骐骥而驰骋兮，无辔而自载；乘氾汎以下流兮，无舟楫而自备；背法度而心治兮，辟与此其无异。”（《惜往日》）也就是说，违背法度，而凭主观意志治理国政，这就犹如骑良马而无辔衔，乘泛筏而无船桨一样，那是非常危险的。这就具体说明了实行法治的重要性。

从上述屈原的政治理想，可以看出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可惜，他的政治理想没有付诸实行，就因为两次被谗，而离开了朝廷。第一次，楚怀王听信上官大夫靳尚的谗言，把他流放到汉北；第二次，令尹子兰叫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顷襄王大怒，把他放逐到江南。被放逐以后，究竟何去何从，屈原曾再三考虑过：遵照巫咸的占辞“留以求合”吧！但当时楚国朝廷君昏臣佞，怎能留下来以求苟合呢？而且“莫足与为美政”，留下来又有什么意思？欲从灵氛的吉占“远逝”吧！但“九州之博大”，何处是栖身之所？本来以屈原的德才，正如司马迁所说“游诸侯，何国不容”？（《屈原列传赞》）。可是这个素怀远大理想而又热爱祖国、人民的屈原，怎忍离开宗国而事诸侯？当时山东诸侯，政治之混乱，无异于楚国。惟秦强于刑政，收纳列国贤士。屈原在极端苦

闷，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也不能不考虑去秦的问题。《离骚》最后一段有“指西海以为期”一句，就透露了这一念头。但对于秦国，屈原素来视之为“虎狼之国”，今欲离开父母之邦，而适仇敌之暴秦，那就是以身投敌，为虎作伥，万万不忍出此下策。留既不可，去又不忍，只好引决自裁，以身殉国。遂于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二七八年），秦兵攻陷郢都之后，（即这年五月五日）怀石自沉汨罗江。

屈原的一生是一个历史性的悲剧。但作为诗人，他却造诣极深，影响极大。他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有二十五篇。二十五篇的内容，根据王逸《楚辞章句》是《离骚》、《九歌》（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其中《远游》一篇，结构与司马相如的《大人赋》极相似，其中精粹语句有的完全相同，基本上是一种神仙家的语言，与屈原的思想不合。这一篇，近代学者认为不是屈原的作品，有人推测可能是司马相如《大人赋》的初稿。另有《招魂》一篇，王逸以为是宋玉的作品。而《史记·屈原列传》则认为作于屈原。司马迁在那篇传赞里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招魂》与《离骚》、《天问》、《哀郢》并列，则司马迁断定《招魂》为屈原所作。

从《招魂》的内容来看，“所叙的宫庭居处之美，饭食服饰之奢，乐舞遊艺之盛，不是一个君王是不够相称的。”（郭沫若《屈原研究》）可见此篇不是宋玉招屈原之魂，而是屈原招楚怀王之魂（吴汝纶、郭沫若均主此说）。楚怀王三十年被秦骗去，拘留了三年，结果死于秦而归葬。此篇可能就是作于那个时期。

剔去《远游》，加入《招魂》，则屈原赋仍为二十五

篇。但《卜居》和《渔父》两篇，很多人认为不是屈原的作品，而是后人以屈原生平为题材而从事创作的。

离 骚

《离骚》的意义，从来解释不一：汉代注释家王逸释《离骚》为“别愁”；现代学者游国恩根据“劳商”与“离骚”同为双声字的事实，“以为《离骚》可能本是楚国一种歌曲的名称，其意义则与‘牢骚’二字相同。”其实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早已阐述得很清楚：“离骚者，犹离忧也。”离，同“罹”，遭遇的意思；忧，是忧愁的意思。“离骚”就是遭遇忧愁的意思。其后班固在《离骚赞序》中也说：“离，犹遭也，骚，忧也。”司马迁上距屈原的时代不过百年，对屈原的语言自是比较了解的。因此，他的解释最为可靠。同时我们从屈原的作品里，也可以得到印证。如本篇中的“进不入以离（罹）尤（愁）兮”和《山鬼》中的“思公子徒离忧”，其“离尤”、“离忧”都是“遭遇忧愁”的意思。其余诸篇所云“离愍”、“离殃”之文，不一而足，此乃司马迁、班固诸家之所本。再从《惜诵》、《抽思》、《怀沙》、《哀郢》等篇的题目看，前面是动词，后面是名词，在结构上和《离骚》完全相同（均为动宾结构），足以证明司马迁的说法是可信的。

《离骚》，是屈原被楚顷襄王放逐到江南之后写的。其证据有四：第一，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可见《离骚》之作，当在被顷襄王放逐于江南之后。第二，《离骚》中有“老冉冉其将至”一句。《礼

记·曲礼上》：“六十曰耆。”《释文》：“耆，至也，至老境也。”屈原是六十二岁死的，可见《离骚》是他在五十多岁将至耆年这段时间写的。第三，屈原在《离骚》第三小段中说“愿依彭咸之遗则”，最后在“乱辞”中又说“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这表明：他这时已清楚地看到，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完全绝望了，而且既不忍去，也不能留，只好以彭咸为榜样，溺水而死，以身殉国。这种绝命的呼叫，必然是发于被逐于江南之后，而决不是发于被放到汉北之时，因为那时，他还存有回朝“为美政”的一线希望。第四，屈原被放逐江南后，先在湖南溆浦、辰谿两县住过一段时间，而后在汨罗县汨罗江畔南阳里和玉笥山下住的时间最长。屈原沉江之后，当地人民修屈子庙以纪念他，后改为屈子祠。在屈子祠右侧有骚坛。相传《离骚》、《九歌》及《哀郢》、《怀沙》等诗即作于此。屈子祠左侧建有藏骚阁。相传屈原死后，乡人即将《离骚》等诗作遗简，保护起来（怕楚朝廷发现），世代相传，至屈子祠建成后，便在祠左建阁珍藏。以上四个证据，足以证明《离骚》确系屈原被放逐到江南后写的，而且是住在汨罗县时写的。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一篇光耀千古的浪漫主义杰作，是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最长的一首抒情诗。全诗共三百七十三句（“黄昏”二句衍文不计），二千四百九十字。自汉以来，许多文人对《离骚》评价很高。如：司马迁认为《离骚》兼有《国风》与《小雅》之美。刘勰说：“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文心雕龙·辨骚》）鲁迅说，《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汉文学史纲要》）可见《离骚》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¹⁾。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²⁾。皇览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³⁾。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⁴⁾。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⁵⁾。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⁶⁾。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⁷⁾。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⁸⁾。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⁹⁾。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¹⁰⁾。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¹¹⁾？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¹²⁾！

[注释]

(1) “帝高阳”二句——高阳，古代帝王颛顼(zhuān xù专序)的称号。《帝系》说：“颛顼娶于藤隍氏女而生老僩，是为楚先。其后熊绎事周成王，封为楚子，居于丹阳。周幽王时生若敖，奄征南海，北至江汉。其孙武王求尊爵于周，周不与，遂僭号称王，始都于郢。是时生子瑕。受屈为客卿，固以为氏。”屈原即瑕的后人。苗，初生的植物；裔，衣服的末边。苗裔，远孙(朱熹说)。朕(zhèn阵)，我。古时不论贵贱都可自称朕，至秦始皇始定为皇帝的专称。皇考，王逸注：“皇，美也。父死曰考。”伯庸，皇考的字。闻一多《离骚解诂》，谓古称太祖(诸侯的始封者)为皇考。这两句意谓，我是古帝颛顼的远代子孙，先父叫做伯庸。

(2) 摄提”二句——摄提，是古代年名“摄提格”的简称。古人把天宫分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等分，叫做十二宫。依照岁星(木星)在天空运转所指向的方位来纪年。岁星指向寅宫(斗、牛星之间)那一年，叫做寅年。它的别名叫摄提格。岁星不断地运转，所指的方位，每一年的别名也不同。其别名，详

见《尔雅·释天》。贞，正。陬，《尔雅》：“正月为陬。”孟陬(zōu邹)，夏历正月，也即寅月。孟，开始。正月是一年的开始，故叫“孟陬”。庚寅，庚寅日。降(古音洪)，降生。以上两句系屈原自述出生在寅年寅月寅日。近人根据这两句考证屈原的生年颇有成果。如邹汉勋用殷历推算，定为楚宣王二十七年戊寅(公元前三四三年)正月二十一日(见《敷艺斋文存》卷一《屈子生卒年月日考》)。陈瑞用周历推算，定为戊寅年正月二十二日(见《屈子生卒年月考》)。刘师培用夏历推算，结果与邹汉勋相同(见《古历管窥》)。郭沫若用太岁超辰法推算，定为楚宣王三十年(公元前三四〇年)正月初七日(见《屈原研究》)。浦江清推算为楚威王元年(公元前三三九年)正月十四日(见《浦江清文录》)。其中郭说和浦说较通行。

(3) “皇览”两句——皇，指皇考。览，观察。揆(kui葵)，衡量，揣度。初度，犹言出生的年时。(蒋骥说：“初度，初年之器度。”)肇(zhao照)，王逸解释作“始”。锡，赐，嘉名，美名。肇锡余以嘉名，是“以嘉名锡余”的倒装。这两句是说，先父观察考虑到我出生的年时，便替我取下美好的名字。

(4) “名余”两句——屈原名平字原。正则，公正而有法则，含有“平”字之意。灵，善；均，平。灵均，地之善而均平者，含有“原”字之意。另一种说法认为正则和灵均是屈原的小名和小字。这两句是说，替我取名叫正则(“平”)，替我取字叫灵均(“原”)。

(5) “纷吾”两句——纷，众盛貌。“既”与下句的“又”相对应，组成关联词语。内美，内在的美质。重(chóng虫)，加，加上。修，作“长”，讲。修能，犹长才。洪兴祖说：“能